

胡哲敷編

莊子

章炳麟署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胡哲敏著

老莊哲學

元景著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二月臺七版

老莊哲學（全一冊）

平裝基本定價貳元伍角正

（郵運滙費另加）

著者

胡

哲

數

發行人

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熊鈍生

本書局登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

記證字號

臺業字第捌叁伍號

印刷者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發行處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一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Chungking South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蔣序

自來研究古籍者，往往以其心之所得，移易古人之意；同一古人之書，經後人研求而大相逕庭者有之，全相刺謬者有之，載籍愈古而愈失其真者，殆比比然也。老莊之書，垂二千餘年矣，研究之者，何慮百數？而老莊之道，卒未大明於世，甚且以老子爲權謀術數之徒，莊子爲放浪形骸滑稽亂俗；不然，則又以老莊爲消極遜世，無補於社會而少之。嗟乎！是豈知老莊之道者哉！蓋自韓非以法家解老喻老，而老子乃蒙權術之譏；張道陵假老子以爲教主，而老子乃濫入方仙之道；晉人雅尙清談，不拘禮法，於莊子之道，何啻霄壤？乃後人亦以其過歸之莊子，於是老莊面目沉淪浩劫而不復，非一日矣！夫老莊之道，自然之宗也，凡背乎自然，妄求去取者，皆老莊之所不言。老莊以清靜自正，無爲物化，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老子曰：「爲而不有，長而不宰。」莊子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其徵矣。是故妄以老莊爲權謀術數放浪形骸滑稽亂俗者，固失之矣；即謂老莊爲消極遜世者，又豈得哉？胡君哲敷，好學之士也，自幼喜讀老莊，間嘗從吾學佛，輒以佛理相印證。今者本其歷年研究之所得，著成老莊哲學，余取而讀之，覺其搜羅浩博，而取材精審，凡前此假借老莊以惑世，或矯誣老莊以濟其私者，皆能廓而清之，使無比附攀援之餘地。蓋此書不獨於老莊面目，表露無遺，且以見道家全體之精神焉。至於條理

清晰，文章流暢，又其末焉者也。今世研究老莊者夥矣，而整理老莊之書，精審賅博如此者，尙未多觀，故樂爲序而歸之。民國二十二年六月 蔣維喬序於因是齋。

老莊哲學目次

蔣序

第一章	緒言	一一—一四
第二章	老莊與老莊書	一五—二七
第三章	老莊哲學源流及其分野	二八—四四
第四章	宇宙觀	四五—六一
第五章	人生觀	六二—七八
第六章	知識論	七九—一〇三
第七章	方法論	一〇四—一二三
第八章	實踐道德論	一二四—一三九
第九章	政治論	一四〇—一六八
第十章	養生論	一六九—一八一

第十一章	命論·····	一八二—一九七
第十二章	無爲之事與不言之教·····	九八一—二〇七
第十三章	齊萬物與一死生·····	二〇八—二二〇
第十四章	老莊哲學與道教·····	二二一—二四六
第十五章	老莊哲學與法家之關係·····	二四七—二六五
第十六章	老莊哲學與儒家哲學·····	二六六—二八六
第十七章	結論·····	二八七—二九四

老莊哲學

第一章 緒言

老莊哲學，已在世界哲學中佔很重要的地位，古今中外研究他們學說的學者，更是指不勝屈，單就中國言，雖然自漢以來，儒家統於一尊，但是研攻老莊的，仍是代不乏人，而近世紀來，西方學者之研究老莊，更是日益增多。我以為此中緣故，固寓有環境需求，然其哲學本身，富有偉大攝引力，要為重要原因：

大概喜統一而惡紛亂，為人類特有的天性，試看宗教則自多神而趨於一神，哲學則自多元論而趨於一元論，都可見着人類統一性的表現與進步；然所謂統一性者，並非如漢武罷黜百家，統於儒家的「一尊」，更不是如歐洲中古時代，把一切文獻網納在宗教範圍，使人類思想，囿於一隅，使社會文化，趨於單軌，此種統一，為學術思想之障礙，只能造成社會黑暗，絕非哲學園地裏應有的現象。此處所謂統一性者，係就其哲學本身有系統，有方法，有目標，首尾一貫，自成一家者而言。譬如古代印度哲學，有主張天地萬物，皆成於地、水、火、風、四大元素，中國陰陽家哲學，主張天地萬物皆成於金、木、水、火、土、五大原

質，其持論又何嘗不能自圓其說？惟是頭緒紛繁，主倡者雖自有其條理方法，從而研究之者，將苦於多門歧路，愈演愈離，底於訛舛駁雜，而莫由會通，此其弊即因其哲學本身缺乏統一性的緣故。故衡量一家哲學的價值，將視其本身之統一性如何而定其高下。準此，我們可以觀察老莊哲學，所以徧古今中外，愈久而愈新的理由了。他們主張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一切事理，都應該根據自然，順應自然，澈始澈終爲整個的系統，爲極純粹的一元論，最合人類心理，最適學者研求，這是我所謂其哲學本身富有偉大攝引力的第一點。

哲學就是要解決社會上不能解決的問題，或指破人間偶像而求進步曙光，故世界任何舊有的事物理論，舉不得爲哲學家探討的阻隔，一切的事物理論，均待哲學家評定，其價值乃得顯著；故哲學的立場，應該是無挂無礙，以澈底的言論，判斷一切，中國古代學術，足以當此者，只有道家。墨家是帶有宗教性的救世派，本無意於高深的哲學，儒家是純正救世派，而處處要守中庸之道，所謂中庸之道，朱子註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自救世的立場來說，自然是所謂「恰到好处」，「不爲己甚者」，然自哲學的立場看來，便叫做不澈底，並且他們既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爲救世信條，故對於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法，始終不敢逾越，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謂「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都是同樣的家法。道家便不是如此，看老子抨擊當時的禮教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曰：「絕

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莊子更謂「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凡此一類，都是儒家學者絕不敢說的大膽言論。蘇東坡說他們是「猖狂浮游之說」，見所著韓非論自然，拿他們與循循規矩的儒家相比，當然是猖狂了。故儒家言論，處處見維持世道的苦心；道家言論，則處處有撥雲霧尋真理的態度。爲維持世道，則中庸之理，確爲至當；爲尋求真理，則言論不厭其澈底。我們看老莊言論，處處皆吾輩心中之所欲言而不能吐者，輒爲他們一語道破，讀了他們的言論，有如醇醪之入心脾，不自知全身毛髮的髮貼，此何以故？就是他們言論澈底，先得我心的緣故。這是我所謂其哲學本身富有偉大吸引力的第二點。

由上所述，似乎老莊哲學，是超然物表，與世無關了，是又不然。淮南子謂各家學說皆起於時勢的需求，固未必能括盡各家學說的成因；但是他所謂「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淮南要略這兩句話，確是至理名言。老子莊子誰都知是言道之書，然苟其言道而不言事，則直與世無關，尙復有何意義？他們書中固然是談天道者居多，但其表現，仍落在人事上；不過他們都從事物的源頭說起罷了。所以我們翻開他們的書，不但未嘗超然物表，並且是一切事物的總原理。如曰：「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豈不是說盡天下爲爭爲盜爲亂之原理嗎？莊子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豈不是說盡天下是非之原理嗎？我覺得老莊之書，沒有一句不能拿人間事物爲之參驗，讀了他們的書，不由得會令人懷想到世事人情，舉不出其理論。昔人謂「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於此可見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苟非其書的深切著明，徧載天下事物之理者，何能至此？這便是我所謂其哲學本身富有偉大攝引力的第三點。

由上以觀，老莊哲學既具如此的偉大攝引力，故研究之者極衆，但是研究的人過多了，就不免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偏蔽。或得其一體，而認爲其全，或得其皮毛而認爲精蘊，或標榜老莊而全失其意；自來疏解老莊之書，幾乎汗牛充棟，其能免於偏蔽者，殆不多觀。於是老莊之真面目全失，老莊之書便難讀了。其最著者如：（一）以老子爲權詐，（二）以莊子爲清談放蕩，消極厭世，（三）以老莊爲神仙之術。其他牽強傳會，援引他家之學，以蒙蔽老莊者，更是不一而足。

攻擊老子爲權詐的，要以有宋學者爲最厲害。程明道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又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二程粹言王應麟曰：「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尙焉。」見所著漢書藝文志考證他如真德秀、陸九淵、朱晦庵皆於言詞之間，流露着老子「任術數」的意味。按老子所以蒙此惡名者，就是因爲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一章的語意。實則此數語爲天地間固有之原理，老子自原理言之如此，豈得認爲權謀術數？豈有「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的人，而爲權詐之理嗎？蓋自韓非子以越王勾踐入事於吳，解釋此章，於是此章爲權詐，遂不可移。不知韓非本人爲權詐之尤，其所解喻如此，未必是老子的真意。況國策任章告魏桓子，引周書「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然則此理爲天地間固有之理，而此語又爲自古以來流行之語，老子原天地之理，述古人之言，乃竟以此召世詬病，亦曰冤哉！

以莊子爲清談放蕩，消極厭世者，蓋自王弼、何晏、阮籍、劉伶之流，爲之作俑。他們以老莊之道，爲清談資料，清談之不足，更益之以放浪形骸，不拘繩墨，鄙棄社會國家之事爲不足爲，不屑爲，而自視超然，以爲是效法莊子，其實莊子何嘗如是？他說：「辯也者有不見也。」又曰：「大辯不言。」他對惠施的堅白之論，每有諷刺。曰：「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又曰：「以堅白之昧終。」都可知他不但未嘗清談放蕩，並且主張沈默寡言，以養天真。至於所謂消極厭世，則更是不知莊子者。莊子願爲狐豚，而不願爲犧牛，似厭世矣，而不知其所以爲此言者，係明知楚威王以霸王之資，決不足以施己長才，與其供彼犧牲，而又無益於己，無益於民，就不如「遊戲汗瀆之中以自快」了。他明明說：「當今之世僅免刑焉，」更那裏能談到做事？繕性篇說：「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

也。」不是明明自下註解嗎？然而正不能因此遂說他厭世。他書中如人間世、應帝王、均時、時表現他的政治主張，尤其是人間世一篇，對於世故人情，描摹得何等透澈。他說：「大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又何嘗有意於厭世？故我以為凡認莊子為清談放蕩，消極厭世者，蓋誤認王弼、何晏、阮籍、劉伶等為莊子，而未嘗認識真莊子也。

以老莊哲學為神仙之術者，蓋自張道陵以後一班方術之士，假託道家名號，以為騙竊名利的工具，他們何當懂得老莊之道？只是剽竊名義，創為清淨無為派，修練丹砂派，呼吸吐納派等，要其義不外講求延年長生，以致神仙之術。此輩既以愚己，又欲愚人，吾將於十四章中，詳述其顛末，此處不過是略引端緒。莊子刻意篇不是明明說的：「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雖老子有善攝生之語，莊子有養生之篇，然而他們所養者為神，決不是熊經鳥申的養形。莊子深恐後人誤會他們的意思，故特於刻意篇鄭重聲明如此。縱莊子外篇雜篇，我們不必深信為莊子手筆，刻意篇云云，亦不必是莊子本意，然此處至少都應該是他嫡派學者所為。余意神仙之術，在秦漢以前，已有講求之者，且時時與道家之言相混，故道家學者，見所師承之學，漸流於熊

經鳥申的養形學派，或爲養形學派所標竊，且漸至於宣賓奪主，遂爲此言以辨明之。故所謂「吹陶呼吸吐故納新」至少都不是老莊學派的正宗。

昔人云：道惡多門久矣！老莊之道，既爲後世標竊離異，至於如此；且各家各派均自謂真老莊，老莊不復生，老莊之道，便從此若隱若見的隨仁者智者各得一隅以去。我以爲研究老莊，應先決定我們的態度。在消極方面：不可落於形器，不可囿於成見。在積極方面：應明修養與應用的分別，和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利弊。以老子讀老子，以莊子讀莊子，庶不致強老莊以就今人，亦不致強今人以就老莊。

何謂落於形器？形是形狀，器是器皿。形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之形，器如「君子不器」之器。有了一定的形器，就要拘泥固執，窒礙難通。研究哲學的第一步工夫，我以爲最要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境界，然後才能講到有所領悟會通。我相信天下確有「一入言詮，便不是不二法門」的道理。我又相信有些道理，確是「不可思議」。而其理在宇宙間，自是不可磨滅。蓋研究哲學，重能得到「境界」。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所謂「深造」、「自得」、「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都是一層層的境界，而不可方以形器。研究老莊哲學，尤其要明白他們都有「不可思議」的境界，才能認識他們的面目。譬如他們所說的「道」，「拿形器來說，是道路嗎？是道理嗎？是道德嗎？都不足以說明牠的

表性牠乃是一種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似有形似無形的虛體。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莊子所謂道在螻蟻，道在秕稗，道在屎溺，亦是說道不可以形器論。我們看老子書中凡論道處，都是恍恍惚惚，捉拿不定。且如他第一章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叫人讀他書者，不可落於形器。意者老子本不欲將此一入言詮便不是不二法門的道，抒寫出來；爲關尹所強，不得已而著五千言，故開口卽告之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謂雖著此五千言，仍不可認爲是道，真正的道，還在不可道不可名的境界中，可名可道者，已不是常道了。莊子著書，亦特地聲明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從可知研究老莊應該求之於形器之外，而不可求之於形器之中。

何謂囿於成見？就是在未研究老莊之前，自己心中，早存了一個規矩準繩，認爲是天經地義，不可逾越；於是更以此規矩準繩，衡量一切，合者卽謂之是，不合卽謂之非。又或明明不與相合，而必欲強以納入我之繩墨而謂之曰相合。從沒有拿純客觀的眼光研究老莊的哲學，而同時把門戶之見，又看得很嚴。所謂「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他求。」程子以此態度去研究哲學，安得不失之遠矣？我嘗說中國從前學者，往往有一種矛盾，就是一方面好爲調和論，而同時又丟不開門戶之見。自孟子關楊墨，韓愈關佛老，明清程朱派的學者，反對陸王派的學者，乃至近世遺老遺少之反對西洋文化，都免不了這種矛盾意味。在他們口頭上，原是要求所謂一貫的道理，然而胸中的成見，終不能豁免。自己是儒

家的立場，就硬說老莊學者與儒家相表裏。兩宋以來的儒家學者多持此論自己是佛家立場，或是長於佛學的學者，

就會說老莊之道，與佛理同出一轍。明釋德清有影響論，近人楊仁山有道德經發隱，南華經發隱，章太炎有齊物論釋，都是以佛學解老莊。「老

子是革命家，莊子是生物進化論者，」竟未免是拿西洋大禮服，披在老莊身上，總覺得有些不合體。我

說各家學說，確有相通之處，不過都各有其面目，即以老莊而論，亦自有其分野，見第三章正不能輕率的說

他們是完全一致。我以為在研究一家學說之先，應該把自己心胸洗滌一下，務使不留絲毫他家學術

的成見，一若胸中空無所有，未曾讀他書然。讀老莊書的時候，就要恍如置身於老莊之時，老莊之地，與

他們聚談一室，然後才不致增損他們的分量。

修養與應用，原是一件事的兩面，只是做起來有次序上的本末先後。拿儒家學問來說，齊家治國

平天下，是屬於應用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屬於修養的。擴大一點，儒墨之道，多半屬於應用，道

家則多半屬於修養。再擴大一點，西方學問，多屬於應用，東方學問，多屬於修養，此不過舉其大要，不能

算是精密。且我嘗懷疑這兩個名詞，在中國幾乎不能並立，因中國古代學者，總是不願意去說應用，一

開口就落到修養上面。所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毋望其速成，毋誘於勢利。」都是屬於正己一

方面，即是屬於修養一方面。對應用之學，係抱「功到自然成」的態度。「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

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可知儒家最後目標，雖然在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屬於應用，然其學究竟是與前半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連成一片，不能分爲兩橛。決沒有那家學者，是專做前半截的功夫，而遺了後半截；亦決沒有那家學者，是專做後半截的功夫，而不根據於前半截。譬如顏子像是專做前半截者，禹稷像是專做後半截者；但是孟子就說：「禹稷顏回同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則仍是一貫的。故凡屬於個人修鍊者爲修養的學問，凡屬於涉世治人者爲應用的學問。所謂「內聖」要算是修養的極則，所謂「外王」要算是應用的極則。老莊之道，固然是要包舉內聖外王之道，然畢竟是修鍊者多，應用者少，即是律己者多，律人者少。律己與律人在原則上雖一貫，在方法上確有些不同，孔子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與韓愈所謂「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都可見得律己與律人是有多少分辨。假如把這種方式弄舛誤了，責人重以周，待己輕以約，豈不要處處鬧出亂子？老莊之道，是從個人修鍊處做起，他們的意見，是說人人都能如此，天下就沒有問題了。後人急於應用，而忽於修鍊，覺得老莊之道，不能即刻兌現，自然要咒他是消極，是厭世，是阻礙進化，是守舊祖師。

老莊哲學，所以爲世詬病，而尤爲今人詛咒者，就是因爲他們太藐視物質生活的緣故。現在物質進步，一日千里，所以極人間視聽之娛者，惟恐不至其極，而老子偏偏要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